

黄蓓佳倾情小说系列

你是我的宝贝

NI SHI WO DE BAO BEI

黄蓓佳 著



下午时分，太阳从一个灼目的火球变成了一只黄澄澄的甜橙，康盛小区的人行道上流淌着一层蜜色的光，初春刚刚发芽的榉树啦、樟树啦、桉树啦、棕榈树啦，还有花坛里的散尾葵、绿萝、桃叶珊瑚、鹅掌楸，全都沐浴在雾气朦胧的光晕里，浅紫色、嫩黄色、银白色的芽尖上顶着薄薄的一片金箔，像小火苗儿一样，像流光溢彩的玻璃树一样。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黄蓓佳倾情小说系列

你是我的宝贝

NI SHI WO DE BAO BEI

黄蓓佳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我的宝贝/黄蓓佳著. —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4

(黄蓓佳倾情小说系列)

ISBN 978-7-5346-4273-9

I. 你… II. 黄…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3550 号

书 名 黄蓓佳倾情小说系列

——你是我的宝贝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210009)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

苏少网址 <http://www.sushao.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淮安市淮海北路44号 223001)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页 5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4273-9

定 价 1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黄蓓佳，出生于江苏如皋。197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84年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室主任。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夜夜狂欢》、《新乱世佳人》、《婚姻流程》、《目光一样透明》、《派克式左轮》、《没有名字的身体》、《所有的》。中短篇小说集《在水边》、《这一瞬间如此辉煌》、《请和我同行》、《藤之舞》、《玫瑰房间》、《危险游戏》、《忧伤的五月》、《爱某个人就让他自由》。散文随笔集《窗口风景》、《生命激荡的印痕》、《玻璃后面的花朵》及《黄蓓佳文集》四卷等等。

主要儿童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我飞了》、《漂来的狗儿》、《亲亲我的妈妈》、《遥远的风铃》，中短篇小说集《小船，小船》、《遥远的地方有一片海》、《芦花飘飞的时候》及《中国童话》等。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家优秀儿童文学图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及省部级文学奖数十种。根据这些作品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戏剧获得国际电视节“金匣子”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等。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日文、韩文出版。







一，一条名叫“蝶”的狗



下午时分，太阳从一个灼目的火球变成了一只黄澄澄的甜橙，康盛小区的人行道上流淌着一层^蜜金色的光，初春刚发芽的樟树啦，香樟树啦，桉树啦，樟桐树啦，还有农坛里的散尾葵、绿萝、桃叶珊瑚、鹅掌柴，全都沐浴在雾气朦胧的空气中，浅紫色、嫩黄色、银白色的芽尖上顶着薄薄的一片金箔，像小水苗儿一样，像流光溢彩的玻璃树一样。

连着晴朗了好几天，土地就渴了，穿着荧光绿色工作服园林工人轮流给草地和树木浇水。他们把黑胶皮的管子接在水龙头上，蜿蜒蜿蜒，长蛇般地拖出来，用胳膊夹着，举向天空。水流扑突扑突奔出，莲花一样地散开，在空中飞出一道柔软的新虹，而石沙地



目 录

一、一条名叫“妹妹”的狗	1
二、节水模范	18
三、四个小笼包	28
四、亲爱的奶奶	38
五、上学去	48
六、蝴蝶翻飞	61
七、奶奶飞上天了	73
八、妹妹你好吗？	89
九、两个陌生人	104
十、咕咚一声掉下来	119
十一、春天里	130
十二、可怜的贝贝	142
十三、冰淇淋双球	156
十四、学电脑了	170
十五、蝴蝶与蛾子	183
十六、妹妹失踪了	195
十七、生日快乐	215
十八、请你当见证人	227
十九、美如仙境	234
二十、虎凤蝶行动	247
后记 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宝贝	251



一、一条名叫“妹妹”的狗

下午时分，太阳从一个灼目的火球变成了一只黄澄澄的甜橙，康盛小区的人行道上流淌着一层蜜色的光，初春刚刚发芽的榉树啦、香樟树啦、桉树啦、棕榈树啦，还有花坛里的散尾葵、绿萝、桃叶珊瑚、鹅掌楸，全都沐浴在雾气朦胧的光晕里，浅紫色、嫩黄色、银白色的芽尖上顶着薄薄的一片金箔，像小火苗儿一样，像流光溢彩的玻璃树一样。

连着晴朗了好几天，土地就渴了，穿着淡绿色工作服的园林工人轮着片地给草地和树木浇水。他们把黑胶皮的管子接在水龙头上，蜿蜒蜿蜒长蛇般的拖出来，用胳膊夹着，举向天空。水流扑突突地奔出，莲花一样地散开，在空中飞出一道柔软的彩虹，而后沙沙地落在地面。无数晶莹的水珠随风飘洒，落在道路上，车棚上，住宅楼的山墙和玻璃上，毛茸茸的，亮闪闪的。空气中弥漫着水的气味，湿润的气味，生命的气味，清凉，甘甜。

从一栋淡黄色楼房的门洞里撒着欢儿地冲出来一条狗



和一个孩子。

狗是一条大狗，若是昂了头，脑袋差不多有小桌面那么高了。毛色是灰黄的，从嘴巴往下到肚腹，有巴掌那么宽的一片纯白漫下去，远看像狗戴着一块婴儿用的白围嘴，很幽默，让人忍俊不禁。狗的耳朵跟它的大脑袋不怎么成比例，尖细，笔直地支棱着，像狐狸，透着精明。脸却又憨厚，尤其两个圆圆的黑眼圈，仿佛被人猛击两拳，眼睛打乌了，无处申冤，于是就这么委委屈屈地看着你，等着你上前安抚和怜悯，真叫人又好气又好笑。

孩子约摸十岁的样子，白白胖胖，鼻子扁平，嘴唇有一点厚，往上翻翘着，露出一点点粉色的牙龈，唇色却是鲜红的，娇嫩得像一朵花，像两瓣柔软的贝类动物的身体。每当他抬眼看人时，湿漉漉的嘴唇半张不张，好像急切地要表示什么意思，要询问别人：我说对了吗？是这样的吗？如果你肯抱住这张脸，在这两片肥美的嘴唇上轻轻吻一下，表达你的爱意，孩子就会仰脸无声地笑，表情非常享受，粉色的牙龈暴露得更多。

小区里的水电工李大勇，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肩头和肘部镶着柔软小羊皮的名牌夹克衫，骑了一辆克啷克啷直响的老旧自行车，车篓里放着一沓浅蓝色派工单，从花坛边的小路上拐过来。他只用一只手扶车把，另一只手凌空里旋转着一支测电笔，把车骑得歪歪扭扭像是演杂技。他的耳朵里还塞了MP4的可调耳机，时不时地跟着耳机里的旋律猛然吼上一嗓子，让路过的小区居民忍不住笑。看见孩子和狗，他一捏手刹，长腿一撩下了车，同时低头看一眼腕上



的表：哈，不多不少，刚刚五点整。他心里一声叹，真是奇了啊，孩子和狗，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出门玩耍，他们之中，到底是谁能把钟点掐得这么准确？

李大勇放下自行车的脚撑，横跨着坐在后座上，一边旋转着手里的笔，一边很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孩子和狗。他那副嬉笑闲散的模样，不像个已经工作挣钱的小伙子，倒像个游手好闲的大顽童。

此刻，兴奋的大狗跑得有点快，孩子动作不够灵活，跟不上，脚步不由得踉跄，所以他在后面一个劲地叫：“妹妹！妹妹妹妹妹妹！”

狗的名字叫妹妹。很有趣，这么威猛的一条大狗，叫了这么柔顺的一个名字。

孩子不光是走路踉跄，他一开口，你会发现他的口齿也不清楚，舌头堵在齿缝里一样，嘴唇合不到位，发出来的声音像一团抹布，松松散散的，皱皱巴巴的，呜里呜噜的。他喊“妹妹”的时候，听上去好像在喊“慢慢”，像是要求那狗慢一点儿。他的脸型也奇怪，铺展、扁平、呆板，两眼分得极开，眼角斜着往上挑，眉间却过于宽坦，简直就是一片一马平川的开阔地。

可是叫妹妹的这条狗很聪明，它知道孩子喊的是它。你看它前腿一个急刹车，呼地一下子回转身，快得像是一团旋风舞起来。却因为动作急迫，身体的平衡能力没有跟得上，一只脚爪在路边浅黄色的地砖上一滑，身体歪到了一侧。幸亏它反应敏捷，另一只脚爪赶快撑出去，轻轻一点，弥补了刚才的失足。随即，它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一个耸



身，子弹样地射向孩子，黄光一闪，已经贴住了孩子的大腿。紧接着，它将四条腿弯曲着，身体矮下，匍匐前进，从孩子裆间钻过去，从左侧迂回过来，再钻过去，改从右侧回来，舞台上的杂技演员一样，回旋往返，不厌其烦，眼巴巴地等着孩子的赞扬。

孩子张开嘴，露着粉色的牙龈，用胖胖的手拍着大狗的脑袋：“乖乖妹妹。妹妹乖乖。”

于是，叫妹妹的狗明白自己受到表扬了。它很受用，停止了表演，啪嗒啪嗒地狠摇尾巴，摇得半个屁股都快要甩飞出去。好像还不足以表达心里的快乐，它干脆歪过脸，伸出长长的鲜红色的舌头，猛地舔了一下孩子的手。偷袭成功之后，它张大嘴巴，哈哈地笑，得意得眼睛都眯缝了起来。

孩子也笑，咯咯地，弯了腰抱住大狗的脑袋，口水汪汪地说：“妹妹坏。”

旁观者李大勇在同时哈哈地笑出声。大狗太有趣了，孩子也太有趣了。他只顾着乐，完全忘记了车篓里的派工单。

妹妹是真调皮，一转眼它又对路边从天而降的水珠有了兴趣，它挣脱了孩子的手，一脑袋扎进水帘中，仰着头，眼睛半睁半闭着，一会儿追逐这边的水，一会儿又追逐那边的水，还像马匹一样地打着响鼻，然后又用劲抖搂毛皮上的水珠，甚至还尝试着舔了一下嘴唇边水的滋味。

园林工人来了劲，抓住水管跟妹妹玩起了捉迷藏。他把汹涌的水龙头忽而喷向左，忽而又喷向右，不时地还转过身，喷向草地的另一侧。妹妹很惊奇，不知道天上下来的水



怎么会忽左忽右没个形？它很不甘心地追着水帘走，东奔西突，忽然发现自己是被捉弄了，气得对着水管汪汪大叫。

孩子在路边已经笑得前仰后合，胖胖的脸颊上堆出两朵颤颤的花。

李大勇跳下自行车，摘了耳机，笑着骂园林工人：“真促狭！拿人家妹妹玩，当心它火起来咬你！”

园林工人也笑着回骂李大勇：“这狗是你儿子啊，你心疼个什么劲？”

李大勇手指着那工人，突然对狗吼一声：“妹妹，敢不敢上？”

狗兴奋起来，俯下脑袋，低吠着，做出准备进攻状。园林工人信以为真，吓得拖了水管夺路而逃。

李大勇哈哈大笑，弯腰揉一揉狗的脖子：“伙计，好样儿的！回头哥哥请你吃火腿肠。”

孩子很认真地摇手：“不好，奶奶不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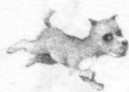
李大勇不由分说：“没事儿，别人的东西不许吃，我的例外。不信你回家问奶奶。”

小区保安小巴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李大勇！你怎么还在这儿磨蹭呢？十五号楼的电动门打不开，客户在投诉，经理都发火了！”

李大勇慢悠悠地：“我不就长了一双手吗？刚修完九号楼那家的水管，总得让我喘口气吧？”

“经理说，派工单下给你两个钟头了。”

“什么意思啊？嫌我磨洋工？告诉你，老子还懒得干呢，大不了我不接这份派工单。”



小巴子好心提醒他：“不接派工单的话，要扣你工资的。”

李大勇“嗤”地一声笑：“我稀罕？”

小巴子就酸溜溜地：“你当然不稀罕，你娘老子有钱，养你十个都够。哪像我们啊，指着这点工资讨媳妇呢。”

李大勇突然翻了脸：“别提我爹妈啊，谁提我跟谁急！当心我拿脚踹你！”

小巴子立刻就闭了嘴，胆怯又有点不服气。

李大勇脸上挂起了霜，表情变得有棱有角的，跟刚才嬉笑快乐的样子恰成两个人。他甩下小巴子，蹿腿上了车，脚底下一用劲，车子猛然蹿出去，上了小区的中心大道，飞一样地远去。他的红色夹克像一团呼啦啦燃起来的火，风把沾在他头发上的柳絮吹起来，飘在空中，看起来如同透明的水母。

“十五号楼的电动门啊！”小巴子在后面大声叮嘱他。

李大勇拐了一个漂亮的弯，消失在竹林处。也不知道他听到了没有。

孩子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看起来很有礼貌。等李大勇离开后，他才召唤大狗说：“走，妹妹，走。”

一人一狗接着往小区门外走。现在，孩子生怕妹妹会再一次自作主张地离开他，索性把狗的尾巴握住了。握也是轻轻地握，怕狗会疼，拇指和其余四指相对，虚空地比划出一个圆，狗的尾巴温暖地安置在孩子的掌心中，舒服得像套上了一件小衣服，妹妹忍不住地连打出两个大喷嚏。

保安小巴子紧追两步，笑嘻嘻地跟孩子说话：“贝贝，今



天出门有点迟了啊，已经五点零六分了。”他抬起一只手，指了指挂在脖子上的黑色外壳的电子表。

孩子解释：“妹妹拉了巴巴。”

小巴子“哟”了一声，说：“在哪儿呢？我去帮你们收拾一下，别让人踩了。”

孩子点着头：“装袋了。”

“袋子呢？”

“送垃圾箱啊。”

小巴子竖起大拇指：“贝贝真有用！我们小区要选你当卫生模范呢。”

孩子明白保安叔叔在表扬他，仰起脸，笑得眉眼花花。

一个从农村进城打工的小阿姨推着婴儿车走过来。小阿姨穿着牛仔裤和桃红色的小夹袄，头发上别了个蝴蝶状的水钻夹。婴儿还不到一周岁，小脸胖得像只小南瓜，肥嫩的小手中满把攥着一块饼，啃得口水汪了一下巴。

小阿姨看见这条眉眼忠厚的狗，很喜欢，遂弯腰对车里的婴儿说：“宝宝，把你的饼干给狗狗吃一点。”她说着就想从婴儿手心里抠出那块饼。

贝贝却着急起来：“不好，不好，妹妹不吃。”

狗悄悄吧嗒了一下嘴，自觉地扭过头，不看人家的饼。

小巴子急忙阻止小阿姨：“别喂这狗了，贝贝奶奶不叫狗馋嘴。”

小阿姨有点遗憾地“哦”了一下：“城里的狗，规矩这么大呀！”

居委会主任洪阿姨在旁边的报栏里贴一张“便民服务”



的告示。洪阿姨穿着一件苹果绿的宽袖短夹袄，夹袄的领口、袖口和下摆绣出墨绿色的花纹，烫过的头发利利索索梳向脑后，用一个大的发夹别起来，五十岁年纪的人，看上去既典雅又时尚。她手里的那张告示上写着：“招聘社区义工。年龄：二十至四十岁。条件：热心公益，不怕苦累……”

洪阿姨干起活来，跟她的人一样利索。她先是在告示的四个角粘上双面胶，把纸的上端拍到报栏玻璃上，粘紧，再顺势往下捋，捋得严丝合缝了，还要再退后两步看看，确信无误，才拍拍两只手，转身离开。

她转身后看见了贝贝，脸上立刻漾出笑容，把他拉到自己身边，摸摸他圆嘟嘟的脸：“贝贝啊，告诉洪阿姨，今天在学校学会了哪些字？”

贝贝把自己的身体拍得啪啪响：“衣服。”

小巴子在旁边没听清楚：“姨婆？”

“衣服啊！”贝贝走过去，拽了拽小巴子的衣角。

洪阿姨明白过来了：“是衣服吧？”

“衣服。”贝贝把嘴唇绷起来，学着洪阿姨咬字。

“会写这两个字了吗？”

贝贝很愿意当众表演，马上蹲下去，用指头在水泥台阶上画出“衣服”这两个字形。遗憾的是，他憋出了满头汗，“衣服”的“服”还是写成了“报”字。

洪阿姨纠正他：“你这个偏旁写错了，‘服’这个字应该是‘月’字旁。衣服是穿在人身上的，跟人的身体有关系的字都是这个偏旁。”她说着蹲下去，捉住贝贝的手指，帮他改正了这个字。“记住了没有啊？”她怜爱地摸摸贝贝的头，鼓